

第一百一十章 大哥，好久不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聽到明家叫價的消息，範閑微微皺眉，似乎沒有想到對方的應對來的是如此之快，如此老辣，但其實他心裏依然是一片平靜，這本來就是預料中事，明家又不是一頭待宰的豬，雖然眼下事出突然，但是老謀深算如明青達，肯定有比較好的應對方法。

黃公公與郭錚聽到這個消息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安坐許久的貴腎終於往前移了移，滿懷期望地聽著院中的聲音。

隻有薛清依然是一副老神在在的神情，品著碗中的佳茗。

這已經是第五標了，本來就不屬於明家的目標之一，但他們選在此時出價，目的自然是在此時萬馬齊喑的場麵下，當一個出頭馬，小壓一下乙四號房中夏棲飛一行人的氣焰，而更重要的原因，則是在用一種跡近無賴的手段拖時間，緩進程。

所以這一輪叫價就顯得格外無趣，甚至是無聊，遠遠及不上第一輪時夏棲飛與嶺南熊家針鋒相對，雙刀並火的激烈狀況，甚至連先前那幾輪都及不上。

明家叫的價極低，根本看不出半分誠意，不過明青達本就不在意這個，滿臉微笑地看著自己的兒子與族中的掌櫃們磨蹭著時間。

一輪叫價就花了幾刻鐘的功夫，明家算起帳來，就像是初哥一樣生澀。叫起價來，像黃花閨女一樣害羞，遞起牛皮紙袋來，像沒牙老婆婆一般行動不便。

反正是能怎麼拖就怎麼拖，由主人到帳房，配合的極為默契，硬是讓眾人等地心焦不堪。卻也沒辦法找出什麼問題，轉運司負責唱禮的官員已經開始站在石階上打瞌欠了，這第五標還沒有結束。

夏棲飛的價一直壓著明家一大截，但三輪叫價未止，誰也不能跳到下一個環節。

四周的江南商家們開始聊天喝茶，這些老狐狸們都看出來了明老爺子存的什麼打算，知道今天之內，大概就隻能開到第五標。

天上的日頭緩慢而又堅定地往西邊移去，明家人的說話動作緩慢而拖泥帶水地進行著。庭間一隻小鳥落了下來，好奇地看著四周打著瞌欠閒聊地人們。似乎不是很明白，為什麼這個院子裏的一切都像是慢動作。

明家不急。

江南商人們不急。

黃公公與郭錚不急。

江南總督薛清更不急。

不知道乙四房中的強盜碰到這種慢火熬老湯的功夫會不會抓狂，不過範閑還是在眾人的小意窺試中，隱去眉間的一些焦躁，內心一片清明，滿懷讚歎明家的老辣功夫與無恥手段。

日頭漸趨西山，將內庫宅院大門的影子拖的長長有如姑娘的裙子，那隻在石階上連青草都沒有找到一根地小鳥，抬起頭來看看四周，滿懷幽怨地咕咕了兩聲。振翅飛走。

當的一聲鑼響起，代表內庫招標成功結束的鞭炮沒有炸響，因為第五標的第三次叫價才剛剛結束，夏棲飛再次「艱難」地戰勝了明家。獲得了北方玻璃行銷權，此時內庫新春開門招標的第一天就要被迫結束了。

庭院間眾家商人噓了一口氣，伸了伸懶腰，有些心有餘悸地抹了抹冷汗，幸虧今天最後明家出手，硬生生將時間耗了過去，不然以最開始乙四號房的氣勢，鬼知道這肥的流油的內庫十六標還能留下幾滴湯水來。

黃公公與郭錚互視一眼。欣慰地笑了，夏棲飛的出手確實令他們意外，好在最後拖的對方氣勢全無，想必明家今

天晚上應該會對明天地事情安排妥當。

範閑坐在椅上，抬著台。越過大宅院那道高牆，眯眼看著天邊的一抹紅。卻已經看不到夕陽。

宅院裏開始清場，封標，商人們帶進來的銀票與一應工具都不要再帶出去，一來是為了方便，一來是為了安全，在今天晚上，由江南路、監察院、轉運司、蘇州府四衙聯防，會將這座內庫宅院緊緊看守起來，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

士兵們開始在廊下地房間與花廳外麵貼封條，商人們已經出來了，站在院落中三五湊在一處聊著天，待看見明家老爺子與明少爺從甲一房裏出來，眾人趕緊過去問安行禮，大家說話的聲音比較低，但議論焦點所在，自然是那位乙四房中的強盜。

夏棲飛沉著臉，領著自己的手下站在離內庫宅院大門最近的牆下，那處一片陰暗。

眾人一邊議論著，一邊望著那處，看著陰暗處的那群人，想到先前這些強盜們的手段，愈發覺得心中惶然。

這時候，正堂裏的四大員也走了下來。

「見過黃公公。」「見過薛大人。」「小範大人，可得給小地留口飯吃啊。」

商人們一下子湧上前來，將四位大員圍在中央，見禮的見禮，訴苦的訴苦，熱鬧至極。範閑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看著麵色有些惱怒的嶺南熊家熊百齡，安慰一番，又取笑說道：「還有十一標，你們著什麼急？」

眾家族代言人心中叫苦，心想剩的十一項裏，明家對捆綁地八項是誌在必得，哪裏有自己的飯吃。

範閑又歎息說道：「分項太少，總是有人會輪不到，這是朝廷規矩，我可沒有辦法。」

眾人一聽這話，馬上就想到範閑最開始地提議，又聽他說著規矩二字，眼睛不由一亮。熊百齡忽然嘿嘿一笑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這規矩...還不是人定的。」

這些商家今天沒有爭到好處，當然不可避免地對於明天地標項產生了某種饑渴。

一直在人群外冷眼旁觀的明青達皺了皺眉頭，知道欽差大人這是在暗中誘勸那些商家與自己明家爭份額，心裏冷笑一聲，麵上卻淡淡笑著，不易察覺地看了黃公公一眼。

黃公公會意。微笑插話說道：「諸位，咱家也是這般想法。」

眾人無由一喜，心想連宮中的代表也同意細分標項的提議，這事兒看來可成。沒料到黃公公接著歎息道：「隻是可惜朝廷規矩在此，誰不敢擅動啊...這事，隻能待咱家回到京裏，去太後老祖宗和陛下麵前為諸為說項說項，咱家敢說，明年肯定會比今年好。」

眾人一愣，麵上尷尬萬分。心裏卻在痛罵著這閹人隻會說漂亮話。

這一段時間內，範閑與眾人說著話，實際上心神卻是注意著明家那邊，發現那位明老爺子陡遇今日之變，心神卻依然清明，情緒似乎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，判斷事情仍然極快極準確，不免有些小小的擔憂。

既然是要逼明家昏頭，看來...是要再加籌碼了。

...

一應封庫工作終於結束，布防已成。內庫宅院的大門在這一天裏被第二次緩緩拉開，街麵上清新的空氣湧入院中，讓眾人精神一振，決定晚上回去再好生商議。明日再來奪標，已經到了這個時節，管你什麼明家範家，總得搶幾筆生意來做。

到這個時候，諸位巨商已經從範閑地隻言片語中，聽出來了朝廷某方勢力的意思，就是想針對明家，有利誘之。有勢導之，商人們開始對一直不敢正麵衝突的明家流口水，以嶺南熊家、泉州孫家為首的幾個大家族頭領互視一眼，詭異地笑了起來，歡笑間擬定了晚上在江南居一道吃飯。

眾人暗中商議要搶明家的標。當然注意著明家老爺子的動向，發現明家老爺這時候正在與欽差大人說話。一老一少二人麵帶微笑，親熱無比，這官家與商家，其實都是虛偽到了極點的職業，這種表麵功夫自然是會做的，大家也不奇怪。

正要離開的時候，卻見欽差大人輕輕招手，將一直留在陰暗處的夏棲飛一行人喚了過來。

商人們都停住了邁步出門地腳步，好奇地看著眼前这一幕。

範閑麵色平靜，淺笑望著夏棲飛，雙手袖在身前，比劃了一個隻有他們兩人才懂的手式，口裏卻說道：「夏先生，今日你可是大出風頭啊。」

夏棲飛一笑，拱手往四周行禮道：「全靠諸位老板謙讓。」

眾商家們再如何記恨於他，但知道對方畢竟是混黑道的人物，最好不要當麵得罪，而且看的清楚，此人乃是範欽差的心腹，於是也就著麵上回了幾句，說夏先生十年不鳴，一鳴驚人，如何雲雲。

明青達眯眼看著身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敵人，忽然開口問道：「夏當家的，怎麼忽然有興趣做生意？」

場間安靜了下來。

夏棲飛低著頭，半晌後才緩緩抬起頭來，看著這一代明家的主人，似笑非笑說道：「夏某雖然久在江湖，但是家中卻是世代經商，到了我這一代，再不濟也要繼承一下先父的遺誌。」

「噢？」明青達眼角皺的愈發厲害，疲憊問道：「原來夏當家也是世代商族，卻不知道是各地行商，說不定我當年與令尊也曾有過交情。」

眾商人都好奇地看著这一幕，聽了這段對話，他們也很好奇，夏棲飛家中原本是做什麼地。

夏棲飛靜靜望著明青達那張時常在惡夢中出現的臉，心裏湧起不知道是怎樣的情緒，片刻之後，唇角微一抽搐，靜靜說道：「交情自然是有的，我地父親，便是你的父親，難道明老爺會不認識？」

...

場間眾人有些沒聽明白這句話，熊百齡開始下意識裏挖耳朵，明青達微微一怔，看著麵前的夏棲飛，沒有說話。

夏棲飛雖然不知道欽差大人為什麼要提前讓自己曝露身份，但重新站在明家人的麵前，是他這些年來的最強烈願望，今日夢想成真，讓他的心情無比激蕩。

但他表麵上依然保持著平靜，隻是垂在身邊藏在袖中的右手有些顫抖，他望著明青達，清清淡淡卻又幽幽寒寒說道：

「大哥，十幾年沒見，難道就不認識小七了？」

...

夏棲飛就是明家的七少爺！就是傳言中那個本來應該繼承明家產業，最後卻離奇失蹤地明家七少爺！

場間眾商人不可思議地看著夏棲飛，像看見了一個自地獄裏爬出來的猛鬼，看見了一個本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怪獸。這怎麼可能？雖然沒有人敢議論，但誰都能猜到，是明家的那位老太君以及眼前的明老爺將那個明七公子殺死了，他怎麼還活著，還變成了江南水寨地大頭目？

明青達怔怔望著麵前的夏棲飛，盯著那張臉不知道看了多久，忽然間身子開始顫抖了起來，他終於從這張臉上看到了一絲熟悉地影子，當年那個青澀不知事的小兄弟，那個被自己用鞭子毒打的瘦削身體，那張充滿了怨恨與複仇快感的臉！

「爹！」

明蘭石此時心中也是無比震驚與恐懼，像個癡呆一樣看著夏棲飛，那個傳說中的小叔，卻發現父親的身體已經搖搖欲墜，趕緊扶住了他。

在明蘭石看來，今天這個內庫宅院就像是陰宅一般，根本就不能久留，扶著一瞬間似乎蒼老了許多的父親，帶著族中人員往內庫院落外麵走去。

場間的商人們還是滿臉震驚盯著夏棲飛，輕聲議論著什麼。

明家人走到了大門口時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明家主人明青達猛地掙脫了兒子的攙扶，強行站直了身體，轉過身

來。

明家主人的臉色有些蒼白，卻用強大的自製能力回覆了暫時的平靜，他望著院中的夏棲飛平靜說道：「夏當家的說笑了，我那可憐的七弟十幾年前就已經不幸病故，請不要說這種笑話來撩拔老夫之心。」

商人們默然，心裏清楚，幸虧明家老爺子這時候站住身子回身說了這麼句話，不然如果在震驚之餘，露出空門，讓這個消息在沒有明家人反駁的背景下四處流傳開來，這事態愈發不好控制。

範閑微微偏頭，看著石階上那個蒼老疲憊的明家主人，心裏歎息道：「可惜，佩服。」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